

张隆高文艺评论选

西藏人民出版社

引玉集

06.7

引玉集

张隆高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6

1987年8月西藏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7-223-00054-6/I·13

书号：10170·175 定价：0.88元

目 录

文艺在批评中前进·····	(1)
评论自由与西藏文学现状·····	(9)
记取鲁迅的遗言	
——鲁迅论文艺批评学习札记·····	(22)
“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短篇小说创作三题·····	(34)
象雄浑、浪漫的草原那样美	
——谈叙事长诗《黑痣英雄》的艺术	
特色·····	(46)
真实才能感人	
——浅析刘克短篇小说《古堡上的烽烟》	
里苍姆决的形象·····	(61)
让“轻骑兵”在高原飞奔	
——评一九七九年《西藏文艺》短篇	
小说·····	(69)
创作需要探索的勇气	
——扎西达娃短篇小说漫笔·····	(79)
探索“神”的世界	
——读几篇藏族作者关于宗教题材的短篇	
小说·····	(93)
“鸟倦飞而知还”	
——谈短篇小说《故土》·····	(101)
《神灯》的艺术	
——读史良刚的散文《神灯》书后·····	(107)

奴隶的悲剧时代的葬歌	
——评长篇叙事诗《雪乡》	(113)
高原春暖花正香	
——读我区近几年来散文作品	(128)
写诗·读诗·评诗	
——兼谈“雪野诗”及其评论	(134)
高原有好诗	(147)
我谛听着传自高原的歌声	
——评两年藏族诗人的诗作	(154)
诗品三议	
——诗品与人品	(170)
诗品与品诗	(173)
诗品与诗教	(176)
高原风光满目来	
——读《西藏游记》	(180)
艺术与“人之常情”	(182)
缪斯与赵公元帅	(186)
作品的味与生活的味	(188)
李白“敛手”的艺术勇气	(190)
文章合为时而著	(193)
“铁肩”与“妙手”	(196)
诗人，“请为父老歌”	(198)
名家、名言及其他	(202)
后 记	(205)

文艺在批评中前进

社会主义文艺是有领导的文艺。关于文艺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曾做过科学的考察和论述，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一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原理的否定，一切对文艺的自由化的主张，都是同文艺的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理应受到人们的批评和抵制。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时期里，党对文艺的领导，保证了文艺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使文艺从长期的“左”的指导思想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使文艺真正发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而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发展文艺思想斗争的重要方法。党通过文艺批评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阐释党在文艺战线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倡和鼓励有益于社会进步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要的文艺倾向、流派及作品，不断总结和丰富社会主义文艺的艺术经验，抵制和批评判别各种有害的、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错误倾向。总之，创作和批评，是文艺事业的两翼，一只翅膀的鸟是飞不起来的，伴随着文艺创作的发展，必须是与之俱来的文艺批评的繁荣，而文艺批

评的繁荣又必将促进文艺创作的发展。没有活跃的文艺批评，没有艺术经验的理论的总结和提高，就没有文艺的进步。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离开了科学的、坚实有力的文艺批评，而依靠其它的手段，如行政命令、“长官意志”之类的手段，要想求得文艺的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繁荣和发展，要想实现党对文艺的领导和确立文艺的社会主义原则，结果都会事与愿违。同时，近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样表明，削弱或放弃文艺批评，必将导致文艺战线上思想斗争的涣散和软弱，助长自由化思想的发展，其结果仍然是与社会主义文艺南辕而北辙的。

我们西藏高原上的这片文艺园地，熬过十载漫长寒冬，现在正是欣欣向荣、空前活跃的时候。我们办起了藏汉两种文字的文艺刊物，创作了一批反映西藏社会生活并受到人们重视的文学作品，涌现出了一批西藏本民族的文学新人，举办了优秀文学作品评奖和文艺创作学习班，加强了同兄弟民族的文艺联系和交流，筹备了多年的自治区文联及各协会组织也正式诞生了，这些无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各族文艺工作者辛勤耕耘的成果。我们热烈欢迎西藏高原的文艺春天，我们更企望硕果累累的丰收的秋天早日到来。可是，从当前西藏文艺战线在理论批评方面的现状来看，遗憾得很，笔者以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总的来说，和全国的情况有相类似之处，那就是文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是比较淡

薄的，具体表现在这一工作没有被摆到应有的重要地位，文艺思想很不活跃，理论批评不够坚实有力，对西藏文艺工作的特殊性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有的理论讨论流于形式，没有尽可能深入地探索 and 解决文艺思想和创作上的具体问题。我们不妨举例以明之。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党在文艺领域里进行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往无前地坚决纠正文艺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全国文艺界的思想活跃异常，文艺论争很为热烈，打破了许多长期以来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算得上是百家争鸣的局面，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建设和创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同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在局部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错误的倾向，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理论上的自由化主张和创作上的忽视社会效果，个别严重的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脱离了文艺的社会主义轨道。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倾向！然而，这一切在我们西藏的文艺刊物上很少组织过认真的讨论，甚至在全国文艺界争论得一些很激烈的关于文艺思想上的根本问题，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漠不关心，这不能不使人产生文坛寂寞之感。其结果，一方面固然是影响到我区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妨碍了人们对文艺领域里“左”的思想的认识和批判，以至于现在我们也不能说我区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已经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另

一方面也影响了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的斗争实践中辩识是非曲直以增强免疫力，妨碍了人们对来自右的倾向的认识和批判。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对理论批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对批评的态度欠端正面造成的。首先，从领导思想来看，比较明显地表现出重创作而轻批评，使理论批评工作基本上处于自发与自流的状态。我们以为，从西藏文艺界的实际情况来看，理论批评的力量较之创作力量还要薄弱些，由于缺少理论批评干部，还没有形成一支理论批评队伍，文艺理论的准备和对西藏社会的研究也嫌不足，与我区文艺事业的发展不相适应。须知文艺工作要出作品，出人才，其中就包括文艺批评的作品和人才。总之，过去那种“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滥用和乱用批评的做法是要不得的，已经不行时了，但也不能放弃批评而任其自流，领导应当负起领导的责任来。其次，在文艺界的一些同志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批评的误解，由误解而至于责难，而至于非议，而至于反感，把正当的批评与“横加干涉”、“打棍子”等同起来，爱吹不爱批，只喜欢听恭维话，不喜欢别人说自己的不是之处，这也会使得批评者为之束手的。其实，创作需要批评，是创作自身的要求，不是什么外加上去的東西，或者可有可无的东西。只要有作品问世，就有批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如果作品没有人看，或者看了以后毫无反响，那也是一种批评，一种特殊的、令作家苦闷的批评。对于

一个严肃的、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作家来说，不但
不畏惧批评，而且应当欢迎批评。苏联早期著名作
家阿·托尔斯泰曾说：“批评，这就是艺术的一个
有着坚强意志和高度紧张的大脑。”这话颇能说明
文艺批评的特点及其对艺术发展的重要性。我们的
作家不能没有这个坚强的“大脑”，我们的文艺刊
物也不能没有这个坚强的“大脑”。我们不是说理
论批评是文艺阵地上的旗帜吗？那就应该旗帜鲜
明，而不能放弃批评，偃旗息鼓的。

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作家艺术家呼吁要拿出
艺术勇气来，这诚然是无可非议的。批评家呢？我
们想，也应拿出理论勇气、批评勇气来，这也是义
不容辞的。但是，这种批评勇气决不是打棍子的勇
气，强词夺理的勇气，而是实事求是的勇气，敢于
争鸣的勇气，虚心听取反批评的勇气。我们说文艺
在批评中前进，这不但说明创作需要批评，也意味
着批评要真能起到促进创作的作用。我们知道，鲁
迅先生是坚持主张文艺需要批评的，对那些鄙薄批
评、取消批评的论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同时，他
也坚决反对那些专横武断、不负责任、反复无常的
批评，并称这类批评家为胡评家。他多次提到需要
“真切的批评”。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所谓真切的
批评，就是有正确的理论原则的批评，实事求是的
批评，有具体内容而又多少有助于解决具体问题的
批评。也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帮助创作提高，推动
文艺前进。在我们西藏高原的文坛上，一方面是批

评落后于创作。应该说近年来我区的创作是颇为兴旺的，数量相当可观，堪称佳作也不在少，而批评却显得缺乏热情，不少作者在作品问世以后，很希望听到批评界的意见，结果却是杳如黄鹤。有一种看法，认为西藏文坛没有值得一评的作品。当然，这也算一种批评吧，但未免太空泛了一些。就算这些作品全体都不成熟吧，幼稚吧，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也尽可以批评它们是如何不成熟的，如何幼稚的，又怎样才能成熟起来，不也是一种有益的批评吗？何况并非一律如此呢！另一方面，用鲁迅先生的说法，我们的批评还需要在“真切”、“坚实”上下功夫。过去的且不去说它，近一年来，在贯彻中央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精神中，从领导到一般同志都感到迫切需要加强文艺批评，在各种会议上、报纸上都反复讲批评的重要性，对过去一些忽视批评的现象进行了批评，等等，这些无疑是好事情。但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重要的还应该拿出货真价实的批评来，这是摆在文艺部门的领导和理论批评界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这就需要认真地研究一下我区的文艺现状和社会现状，尤其要认真研究一番西藏文艺工作的特殊性，文艺队伍的特殊性。首先要看到“左”的思想影响仍未肃清，文艺界还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创造出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使我们的文艺能紧紧跟上新时期的步伐，这确实是我们应继续为之奋斗的“主攻”方向。同时，也不能放松对

来自右的方面的影响的批评，例如关于世界观与创作、社会效果、写真实、创作与生活、朦胧诗、意识流等问题，以及文艺界的某些不正之风，都大有讨论的必要，以促进文艺队伍的健康成长。我们还要花大力量研究西藏文艺上的一些特殊问题。众所周知，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新时期里，尤其是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后，西藏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文艺领域自然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也不能用老办法简单从事。其中重要的如批判继承藏族文学遗产的问题，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问题，怎样理解民族文学的特点问题，怎样培养民族作家的问题，以及文学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等等，总课题是否可以说是怎样在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的问题，都需要我们从理论到实践加以研究、探讨，使西藏文艺在祖国文艺大花园里放射出殊光异彩！

总之，我们以为要使文艺在批评中前进，文艺与批评一同前进，就需要正确对待和处理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关系，需要在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建立一种正常的同志式的关系，发展健康的、认真的、生动活泼而又富有原则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我们说批评对创作的指导作用，指的是批评与创作这两种工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批评家与艺术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艺术的勇气与批评的勇气不是相悖逆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我们西

藏的文艺队伍是一支年青的队伍，又是一支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族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文艺队伍，更需要团结一致，更需要在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拒绝批评，是有助于创作发展的；乱批评一通，也会有碍创作的前进。我们的批评要既不吹毛求疵，也不谀词溢美。大言欺人，任性驰骋，会踏坏了嫩苗，使人丧气；无原则的恭维，一味捧场，或者察颜观色，见风使舵，更是俗不可耐，有失批评的体统。不论是批评家还是艺术家，都应当以人民利益为重，以艺术为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批评和艺术批评，西藏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写于一九八二年）

评论自由与西藏文学现状

口号是行动的纲领。一个正确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口号，常常会成为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实际工作的巨大动力，有时甚至会出现始料未及的奇迹。在全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上，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的“评论自由”，就是这样一个口号。在“评论自由”这面旗帜下，不到一年时间，我们看到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一扫过去那种沉闷枯燥、精神不振、停滞不前的景象，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在强烈的自觉意识支配下的锐意进取、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国三十多年来理论批评战线最活跃、最兴旺的时期，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变化，意味着开步前进，预示着新的事物即将诞生。

自由，这是令人向往的。人类总是在不同层次上为争取自由而战斗，人类社会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多少灾难，总是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奋进。自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里，从来就是一个伟大、崇高的字眼。马克思本人就曾经高度赞扬过在哲学科学研究领域里的“勇敢的自由精神”，在普鲁士专制主义的检查官先生面前，他顽强地坚持在

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我们赞美自由，^①因为它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启动器。对于文学评论这一极富创造精神的精神劳动，没有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文学评论尤其如此。文学批评是这样一种科学活动：评论主体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引导下，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去探索、复现文学诸现象所固有的本质，求证文学诸现象内部之间及它们和外部之间的联系，揭示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但是，文学批评又决不仅仅是逻辑概念的演绎、推导，与严密的逻辑思维同步的，还有活泼的艺术思维。这是文学批评特定的对象决定的。我们知道，文学批评的直接对象是文学作品，间接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生活，这比所有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玄妙多少倍。评论主体如果没有对文学作品细致入微的感受，没有对文学形象的强烈爱憎，没有对社会生活的高度使命感和精辟、独到的见解，而是简单地把文学材料和生活材料进行纯数学的组合排列，就决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论的产生。换句话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他的感情，不仅是支配他进行科学活动的动因，而且要直接地体现在他的劳动成果中，烙上他自己独特的印记。自始至终地贯穿着、表现着批评主体的个体性、情感性，是文学批评和其它非文学性的科学活动的区别点，

所谓的“零度风格”，对文学批评尤为不合适。难道感情是可以接受出自主体以外的指示么？可以永远禁锢在出自主体以外的规定模式里么？

结论只能是这样：评论自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而不是评论家们头脑发热生出的非份之想。尤其是近年来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创作的丰富多样、面目一新，更见出评论自由来得多么是时候。总之，自由地思考，自由地阐释对文学和人生的感受，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审美发现，这既是进行科学的理论批评活动的前提，又是它的价值所在。

评论自由适应了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客观需求，西藏当然也不例外。凡是关注西藏文学的人，都不能不为它在新时期的突飞猛进而感到惊异。短短几年里，西藏本民族的诗人、作家成批涌现，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新的文学样式取代了传统民歌的绝对优势，在各族作家的共同努力下，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有了新的开拓、深化。量变带来质变。笔者以为，西藏文学在新时期的深刻变化，集中表现在相当部分作家及其作品的现代意识。尤其是那些时代感特别敏锐、文学意识特别强烈的诗人、作家，他们在竭力追踪现代文学观念，追求现代风格，探索现代文学表现技巧，努力要与全国新时期文学同步发展。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开始着意刻划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他们再不满足于简单的新旧对比，再不因袭传统的民间文学去编制故

事情节；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生活的内蕴的掘进，对民族命运、前途的极大关注，对人物形象内心世界的体察，以及对大自然所蕴含的哲理启迪的感叹，代替了对社会生活的浮泛描写。现代文学意识促成了西藏文学开始向深层次开掘，由单纯变得复杂，由单调变得丰富，由单一变得多样。在变化着的文学创作面前，单向的线性思维和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显出捉襟见肘的窘相，它面临多元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面临复杂的文学现象，常常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能信心十足地把握住那些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的丰富内涵。例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西藏文学发生如此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新的文学样式对一大批藏族青年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原因又在哪里？现代文学意识与西藏民族的传统文学观念有何关系？流星般一闪即逝的“雪野诗”究竟有没有价值？方兴未艾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审美价值何在？扎西达娃等的短篇小说和阿来等人的诗歌何所面来又何所面去？等等，都是文学评论责无旁贷的课题。这里有宏观的课题，也有微观的课题；既需要纵向的研究，更需要横向的探索，要是没有充分的评论自由，没有评论主体的极大热情和主动精神，怕是难以胜任的吧。

评论应该是自由的，并不是一个难以理喻的玄学命题。然而，多年来，我们正是在这个本应不成问题的问题上大成问题。关于创作自由，我们固然绕过许多弯子，或者时放时收，或者大打折扣，或

者口惠而实不至，而评论更是命途多舛。我想，可能是创作由于它的形象性、多义性、模糊性还有时可以得到宽容，显得自由一点，评论由于它以明朗的理论形态出现，它和“自由”几乎没有缘分。这不能不归咎于我们对理论批评的错误观念。过去长时期里，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笼罩，教条主义盛行，我们总是把那些简单化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急功近利的观点当做马克思主义，表现在理论批评方面，人们（包括文艺界在内）习惯于把它当做一种方法，一种斗争工具，是文艺方针、政策的单纯载体，是为这样风那样风鸣锣开道的先锋，因而，它是旗帜，是方向，是对作家作品的审判。文学评论似乎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弄得它失去了自知之明，被迫承受了它承受不了的负荷，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也失去了自身（很惭愧，笔者本人过去也视这种观念为理所当然，不敢妄加怀疑）。现在，理论批评界正在重新塑造文学评论的形象，尽管认识还不很一致，但对旧观念深为不满却是共同的起点。我认为，文学评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特殊的社会科学活动，在我们这个具有自觉的社会意识、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共同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考虑它的社会效果，它的社会历史作用，它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美学观的指导地位，它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方向，但不应忽略的是，这一切是通过评论家自由的、独立的、创造性的思